

● 故乡诗话

行吟烽烟传史诗

——读北仑方志办编《姚燮诗词选注》

金锡逊

姚燮是清代宁波镇海（今北仑小港姚张村姚家斗）人，清道光十四年举人，《辞源》记他“长于诗、词、曲及骈文”，“也善绘画”。然而一个烽烟陆起的时代正迎着他而来。《辞源》说他“部分作品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实”，从他的诗集看，大量描写鸦片战争浙东战事的诗作几乎集中在1840年和1841年间，确实可称为史诗。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六月，英国将领伯麦攻陷定海，进犯乍浦。九月，朝廷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十月，伊里布与英国将领订了定海休战条约。也就在这年，姚燮在京闻警，拟回镇海。写下《闻定海警感作三章》：第一章里说“升台望南陲……转希意外危……何况呼救难，绝岛悬孤城。”在第三章里又说：“催友同束装，相谋急南返……大浹森南关，蛟龙设天威……所悲食肉流，当事半庸懦。”

1841年，一整年烽烟不绝。农历二月，英国侵略者再犯虎门。四月，英军攻广州城。三元里平英团起。五月，林则徐、邓廷桢被发往伊犁。英国以璞鼎查代替义律。八月，英军攻陷定海，葛云飞等三总兵英勇战死；又攻占镇海，裕谦自杀；又攻占宁波，提督余步云逃跑。一直到十一月，英军攻陷余姚、慈溪，又入奉化，不久才退兵。

这一年，姚燮时时用诗记史。春天，他到金鸡山祭扫祖父墓，朋友林亮光正驻防此山，作者赠诗云：“嗟今世事变难测，中原叛逆来羌酋。轮船追风日千里，乘风直犯东南州……将军拜檄兹建旌，掘泥垒石高如楼……祝公早树汗马绩，月氏献首悬鹿头。”初夏，林则徐被革职经过镇海，渡江五登鸡金山，筹划抗英策略，铸成8000斤重的大铁炮与磨盘式四轮炮架车。作者观看镇海炮局铸炮后欣喜地写成《军工厂观铸炮二章》：“官与监工师役匠，静资镇国动摧山。”称赞有关官员、监工、师傅和匠人真有神功，造成了大炮，平时可以防敌，一开炮地动山摇。在《近闻十六章》里，他为林则徐革职事长叹，“谁谓祥鸾困银罗，斯人不出奈民何。”

这年秋季，英军再犯定海，10月1日定海失守，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壮烈殉国。他作《闻定海城陷五章》，有句云“转战六昼夜，飞檄索援兵。重海岂真远，孤军亦已劬。”赞颂抗英将士之英勇，叹息支援不力。10月10日，英军进攻镇海，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亲自指挥作战，战斗自辰至午，金鸡、招宝山两山失陷，金鸡山之战，狼山镇总兵谢公朝恩死，裕谦投泮池殉节，县丞李向阳赋绝命诗二首后自缢而死，镇海陷落，姚燮有诗叹悼。他又根据父亲所述写了《速速去去五解，八月二十六日郡城纪事作》，诗中如此描写镇海战败惨状：“城门不得关，百姓仓皇拥挤……须臾败而逸者，沿江过渡。入城络绎，其势如崩山……”

姚燮还在《惊风行五章》中记述他一家八口出宁波西望京门到西乡集士港避难之事，“万人趋一门，黑暗如排墙”，“将吏无守心，眷属夜先遁”，“举郡为一空，白昼绝烟灶”。

当英军舰四艘侵探三江口，他在《二十八日，夷逆以火轮船窥探三江口》中惊呼：“雪压三江动，乌啼万井危。”清军弃城而逃，英国侵略者焚城，他在《太守门》中记英军入城后，立德籍传教士郭士利为宁波“知事”，老百姓告状要牵牛缚鸡去谢郭士利：“鬼官设座太守门……小事鸡一匹，大事统一头。”在《兵巡街》中记英军巡城骚扰百姓：“……鬼兵率队来巡街。穿门为狼人为虎，索钱一千充酒资。”在《捉夫谣》中记英军抓民夫的行径：“城鬼捉夫如捉囚，手裂大布蒙夫头。银铛锁禁钉室枷，铁钉插壁夫难逃……朝出担水三千斤，暮缚囚床一杯粥。”

姚燮也写了宁波人民抗敌的志气，如姜山人民奋起反抗。他在《段塘火》中写道：“姜山义民奋臂起，三五百人誓同死。”在《十字港》（即集士港）中记集士港人民的自卫抗敌：“积囤为瞭台，飘飘青竹旗。垒石塞汉门，担畚运黄泥。千户联一心，同困资同依。”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农历六月，耆英与英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一月，宁波开埠。历史写下了这百味杂陈的酸涩一笔。

每读姚燮的诗，面对近代史上的家乡痛史，不禁感慨不已。口占一绝曰：“行吟烽烟传史诗，先生未逢太平时。至今国强波宁日，乡人总将前贤思。”

● 书界短波

《蝶乡风韵》展开江南风俗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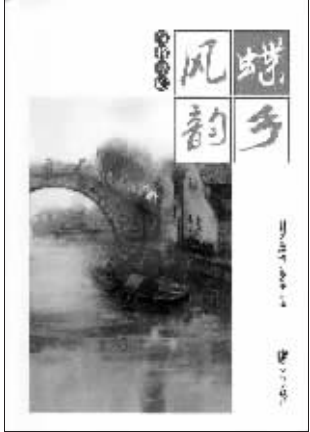
近日，由23位鄞州本土作家撰写的《蝶乡散文集——蝶乡风韵——高桥寻踪》，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一年前的春天，鄞州的作家们走进高桥镇，用心感受高桥的每个角落，用照片定格新庄村慎终远去的大弄堂、宋家漕的古朴；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芦港的变迁、蒲家的美好时代。作家们走进一个村落，还原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本书配有大量精美摄影作品，是一本特色鲜明的地域散文集。

该书还突出展示了高桥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金戈铁马的高桥之战到缠绵悱恻的梁祝爱情，无一不在述说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和柔情；高桥一地，人杰地灵，无论是大隐先生杨适到一门三院士，还是现如今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都与这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地铁开通，高桥又迎来了新的出发点。这本书从细节入手，记录下高桥的古今变迁。

（王艾 朱军备）



● 三味书屋



“宁波帮”为何能在近代中国金融业中位居重要的位置？除了宁波本身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中国大运河出海口的交汇点，更应归功于宁波悠久的钱庄文化。

“宁波帮”与“广东帮”、“山西帮”、“安徽帮”并称为近代中国四大商帮。由于地域和文化的关系，当其他商帮逐渐衰落之际，“宁波帮”却与时俱进，在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商帮。

最近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彩墨金融》一书揭示，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清期末年，宁波涌现了大量钱庄，它们大多由家族财团参股投资，如镇海小港李家、余姚三七市董家等。这些家族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和巨大的资本，业务遍及糖业、棉纱、绸缎、药材、渔业、航运、地产、银楼、南北货等，经营范围涉足全国各地。大家耳熟能详的百年老字号，如上海“老凤祥”、北京“同仁堂”、香港“亨得利”等都是“宁波帮”先辈所创立。

据书中记载，民国之前注册的商业银行约310家。1897年成立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十位总董中，宁波籍人士占三席，分别是叶澄衷、严信厚及朱葆三。而1908年在上海宁波路设立的中国第一家民资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2位开山股东均为宁波籍人士，如朱葆三、虞洽卿等。

另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中国银行业年鉴统计，是年全国共计有银行134家，其中商办银行102家，合计拥有资本1.17亿元，其中与“宁波帮”有关联的银行为48家，合计资本0.53亿元，占了当时全国商办银行的47%和银行资本的45%。当年发行的有价证券和银行兑换券中，甬籍银行发行量占了全国总发行量的39%和56%，所以时人称：“全国资本集中于上海，上海资本以金融为最，金融资本则以甬人居其先。”

在当时被称作“亚洲华尔街”的上海，自民国六年（1917年）2月正式设立银行同业公会，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换届14次，会长、副会长均由宁波籍人士担任。在全部理事、监事中，宁波籍人士占了半数以上。同时在武汉、天

因疼痛而厚重

——荣荣《时间之伤》的诗艺追求

牛殿庆



以诗歌雕刻生命的过程是诗歌的常态，但是用诗歌记录时间对生命的刀割斧战，记录来自生命内部的疼痛，却是独特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荣荣新著《时间之伤》正因为真实地记录了这种疼痛而使诗歌变得厚重起来。特别是她抒发的更年期女人之伤，显示了一个诗人敢于直面真实的勇气和独特的创作视角。

诗歌的整体架构巧妙，语言想像奇特，这也正是这本诗集的生命力所在。荣荣对诗的经营到了娴熟的程度，看《水井巷》：“上午十点的水井巷像一只被阳光转动的万花筒”，别开生面，一开篇就攫取了读者的注意力。这是一个卖“藏饰”的巷子，这些“点滴的记忆或片断”，被诗人看作地域文化符号，“这个外省女子在这里拼凑着/对于西北的理解”。在笔者眼里，《一双旧鞋》的标题用“家”再合适不过了，可她偏偏信手从开篇剪下四个字《一双旧鞋》，这让人想到了《论语》诸篇标题的设置方法，由此可见诗人的匠心。《相见欢》写得很巧妙，诗人通过聚会的两个挂在衣架上的外套展开想像，“它们亲呢 安静 相对着不说话”，是“风带来了几个多余的動作”，这是第三者“风”干预两个空外套的故事。至此，诗人感慨万千：因为“内心的虚空”，“相见欢！相见的欢喜能持续多久？”那两个真实的身体却是另一番景象，“两个溜走的身体正隔座相望”，“欲望之手仍左右相缚”。

奇特的想像在荣荣的这本诗里俯拾即是。在《八月十八钱塘江观潮》里，诗人看到了什么？不是“一个潮水站在另一个潮水的肩上”，而是“潮水之上的阳光睡不着/它罩不住的汹涌 让大地不安/让更多的人被冲击着”。在《又一个》里，她把水面想像成“一个愈合的伤口”，把一个人想像成“一个爱与憎的器具”，“她”也参加了送行的队伍，虽然“她坚称：‘岁月足够绵长，/我足够明白，也足够平静。’”但“她”大醉之后哭泣了，因为内心受伤了“她说她内心有个很大的黑洞”。

“宁波帮”的金融缘

——读《彩墨金融》

陈旭钦

津、杭州等城市的钱庄、银行、保险等同业公会和总商会中也有大量宁波籍人士身居要职。

宁波钱庄资本实力雄厚，同时其独特的组织架构，也为创造钱庄信用奠定了基础。当时钱庄的合伙人一般具有父子、兄弟、叔伯或姻亲等关系，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他们艰苦创业，诚信为本，“信用经商”和“信义经商”深深植入宁波的钱庄文化中。不甘居人后的开拓精神，大海容百川的开明思想，至实而无妄的诚信品德，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励业重义理的互助风格，以及善于把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这些特点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历史上，宁波钱庄虽有兴废存亡，但所有存款都能一一厘清，从无吞蚀逃避等情况发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宁绍台道致浙江巡抚文申称：“潮差数十年来，宁郡钱庄虽有亏本歇业，他人之欠该庄者，未能按户收足；而该庄之欠他人者，必须扫数全还，绝无吞蚀、捕逃情弊。此不独为本埠商人所深信，且为各处商人所共信。”因此，旧时外地人称宁波为“信用码头”，意为与宁波人做生意是有信用保障的。

宁波钱庄，对中国金融文明的标志性贡献是首创了“过账制”。《鄞县通志·食货志》载：“不以钱币受授，仅登簿录，以了结其收付。”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过账制”的起始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与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意大利佛罗伦萨银行相近。如今，宁波与佛罗伦萨结为友好城市，恰巧体现了中西方早期金融文明的不解之缘。

自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各国使节一般由宁波港入境赴临安，由此带来了宁波进一步的开放，到清乾隆、嘉庆后，宁波一举成为国际海运和长江一带的水运枢纽，巨额的商品交易带来了频繁的资金清算，而封建社会币制极为混乱，中国产银地又多集中于云南和贵州，路途遥远，宁波市面急需银钱、银元，宁波钱庄为保证市面流通，渐渐创造了一种完善的“过账制”清算办法，其对象包括商家和个人的一切公私款项，并分为簿册过账、经折过账、庄票过账、信札过账四种。这就是当代银行的活期存折、借记卡、支票、承兑汇票、电子银行等不同类型的清算工具的原型。如果说中国金融业也有“四大发明”的话，“过账制”一定能算其中的一个。

以上故事，拾自《彩墨金融》一书。书作者陆建范系宁波市银行业协会同业合作委员会主任，长期关注宁波金融业的发展历史。该书内容横跨两个多世纪，介绍了宁波金融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宁波籍著名金融家的经典故事。并以国际视野，引入中外优秀金融案例，对促进当代宁波经济金融战略转型不无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经典国画近百幅，如“双喜图”、“墨梅图”、“菊花图”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正如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何业琦所称：“独辟蹊径，将中国千年绘画与金融文化完美结合在一本书中呈现给读者。”

借古开今，撷芳启远。昔日，一代代出去闯世界的“宁波帮”背着行囊，从三江口起航，开创了一个个“金融神话”。如今，新一代甬商，背负着前人的精神财富，希冀开辟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市场空间。

● 书架



好久不见

作者：寐语者
出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定价：36.80元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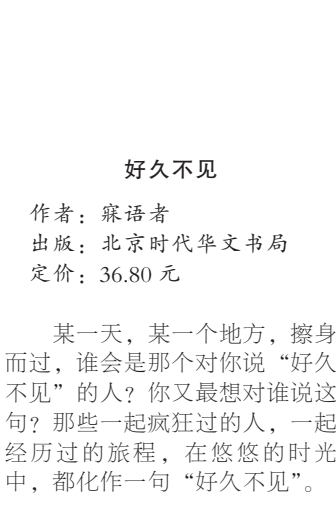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 书架



好久不见

作者：寐语者
出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定价：36.80元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

某一天，某一个地方，擦身而过，谁会是那个对你说“好久不见”的人？你又最想对谁说这句话？那些一起疯狂过的人，一起经历过的旅程，在悠悠的时光中，都化作一句“好久不见”。